

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居易堂集

一

卷一至卷十五

上海涵芬樓景印
同安劉氏藏原刊
本原書版高十九
公分寬十五公分

序

聖人立教首言文行而文必先乎行者以行必於文
焉見之也何也六經聖人之文也然舍六經則無以
見聖人之道下及諸子百家千岐萬彙爲文不同然
於以抒其蓄積槩其生平則無不同所以有聖人賢
人即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
之文誠積於中而形於言是有所不得已者如唐虞
之所吁俞伊周之所訓誥鄒魯洙泗之所稱說以至
伯夷采薇之歌屈原懷沙之篇伯奇履霜之操竝懸
日月同敝天壤使千古而下讀其書如見其人如聞
其聲爲之或泣或歌流連而不能已是皆文之用也

嗚呼難言之矣非身之所履心之所之畢世不移之死靡二其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則未可以語於此也余不佞痛遭家國之變時年二十四先學士文靖公死節報國余誓必從死死志未遂苟存於時於是束身土室與世訣絕時即碌碌苟安無所齟齬而傷心之悲終天之痛慘灼酷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而況世變至今四十年中崩天之敵稽天之波彌天之網靡所不加靡所不邁而再益之以饑寒之凜慄風雨之漂搖世事之註誤骨肉之崎嶇靡所不更靡所不極嗚呼亦可痛矣余不佞真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也而爲時之久已四十年而吾之心未嘗有

豪釐之移未嘗有須臾之間於是吾之心亦遂得灼然爲海內所諒而此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故凡交游之往復故舊之懷思風景之流連今昔之感傷陵谷之憑弔以至一話一言之所及一思一慮之所之非筆之於書則無以達之故危苦悲哀之辭悵鬱侘傺之思質言而長言者不覺層見而疊出嗚呼余之不文文固不足以傳而吾之心則可以俯仰千百世而無愧故歷四十年之所積不可以泯也於是別其體類定其義例錄成若干卷名之曰俟齋文集後之覽者見吾之文因以見吾之心之所存乎嗚呼有聖人賢人即有聖人賢人

之文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之文若余不佞于
古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以爲窮人之文其可矣甲子
新秋日秦餘山人侯齋徐枋自題

凡例十一則

文章重體類書曰辭尚體要易曰方以類聚既有體斯有類矣自古編輯之家綦重之苟體之不分則類於何有然此猶就其疑似豪釐之間言之猶五穀皆穀也而菽麥不可不辨五金皆金也而鉛錫不可淆於黃金耳若直非其類而訛舛淆襍則吾不能知之矣如昌黎一集文章家之龜鑑也又爲其受業門人李漢所編不知何以於文之體類既有所訛即於其自爲書之例又有所戾如谿堂古詩何以入襍著石鼎聯句何以入序中送陸欽州送鄭十較理送張道士

祇應以序入詩中不應以詩附序見況送張道士序僅數言而其詩則鉅篇也而竟入序中此皆於文之體類有未叶者也為宰相賀白龜狀在三十八卷表狀中何以賀張徐州白兔狀又入十五卷書啓中此皆於其自為書之例有相戾者也今吾集凡為詩為辭為贊之序不問其長短詳畧俱見之詩與辭贊中不別見至似是而非相近而遠如說論議之體裁迥別書後與題跋之各有家數劃然不紊也

文籍重編次編次者前後是也集之居前者大約須觀其全集之次惟其所重以其文之多而有

關係者爲首列斯爲得體今人文集動以賦與詩居首此遵文選例也不知文選固辭家之書其所重在辭賦耳未可概論李漢編昌黎集亦然甚非謂也今拙集以書居首蓋此集中惟書爲最多以吾四十年土室四方知交問訊辨論一寓於書且吾自二十四歲而邁世變與今之當事者謝絕往還諸書及答一二鉅公論出處之宜諸書似一生之微尚係焉伏讀往冊如叔向貽子產書於古文中亦惟書爲早出故吾集以書冠之而尺牘次之者從書而類推之也尺牘原本於書而自爲一體非以辭之長短而云

故有極短者而仍入書中取歐蘇集別載小簡
例別爲一卷

書法重義例既操筆爲文必有其義義之所在例
之所起也如吾四十年往還諸書俱不得已而
應非泛泛寒暄應酬之比無論吾諸書或非無
係於世者即吾之稱謂標題各有一定書法如
吾先公執友最嚴重者則既書其官復書先生
等而殺之或稱官或稱先生不並書而係之其
字若朋儕往還或止書官或竟書其字也集中
諸傳例書其人之字傳本創自史記史記或書
名或書字或書爵里以無定爲例蓋太史公即

寓書法於其中也自漢書後槩書名末學不察
嘗以古文必書名為古嘗有於極無謂文字中
硬入人之姓名以爲得古人之法良可笑也况
文章自有家數非可意造古來惟昭明文選載
古人詩文多書其人之字深得太史公遺意亦
可見古人不欲輕用人名也近有所謂名士者
一於中外子姓以猥瑣之事而於尊行鉅公直
斥其名一於長物瑣語而必書友人之名一於
友人寓言小傳中諱本人之名而旁及他友則
直書其名吾心竊鄙之憎之吾嘗言文章果佳
即不書名不失其為古文苟非文章則雖鈔襲

謨誥之語猶爲無當况僅僅一書人之名耶吾
今所作傳有鑒於此且既非國史不敢猥書人
名竊取管仲屈原周文張叔諸傳以爲例概以
字稱覽者當自得之惟朱先生沈徵君二傳則
特筆也其敬亭山人傳畧則以其題其文皆屬
爲筆削者不在此例

諸文各以類次及之其文少而不能自爲一類自
爲一卷者則隨類編入如議辨附記說之後頌
銘附於贊後是也

余自二十四歲而遭世變即與世決絕長往不返
其真隱之志頗爲海內所諒則凡作爲文章亦

非吾意也其辭之不得而應辭者嘗過半應者止什四而至於碑版傳誌之文則辭者嘗什九應者止什一然所應者又皆吾所欲爲即不請或感激鼓舞以屬之筆墨者然後爲之若違心從事僅僅諛墓則百無一焉然所謂應者什四猶就人之見請者而言耳若合計全集凡爲文八百餘篇多吾之發於心而不能已於言者應人之請亦僅可什一矣

生平無似然讀書作文一字一句必心有真見有獨得然後發之既不敢附和蹈襲亦不敢標奇好異若體裁義例則必依據古人其或吾之所

見有灼然自信者亦竟發古人所未發以信之
千古此又在覽者之自得之當不訝其爲師心
也

書後題跋分爲二類亦猶書與尺牘也書後必於
其事有所論列或發古人所未發或因其事而
別論他事非僅僅片辭隻語取意於字句閒者
如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是也題跋則有閒矣識
者閱吾諸篇則劃然二體自不可合爲一者
偶以書畫尚論古人故題跋頗夥要於其中自有
獨見然後出之四十年土室閉門却掃不惟古
人名蹟不能多得寓目即當世賢豪品題書畫

收藏精鑒者亦不得與把臂細論則未知吾所見果有當於藝林否也然惟欲存吾之所謂獨見以是正於知者故亦附錄之

有韻之文閒一爲之吾不敢以自許也正如子瞻所云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而已既已爲之亦存於集亦以時會寄託有不可沒者耳今亦以類編之自賦而詩而辭而贊而頌而銘皆有韻之文也凡爲八卷昔柳州集以詩居末子厚詩居然升作者之堂子瞻晚年喜讀之稱爲海外三友則其詩可知而以殿其集者子厚固以詩爲一集之後勁而余則以詩爲一集之附庸也

每見古人於孤臣寡婦朝吟夜怨一言一句哀而錄之吾之不刪吾詩即此意也惟覽者之傷其心而不鄙其辭可耳

昌黎集自賦與詩之外首列襍著則以文之不多而有關係者入之如原道獲麟以及諍臣論諸篇而以遊戲寓言諸文名為襍文吾不敢謂然今仍分爲二類而以文之無所附麗不能成卷者爲雜文以遊戲寓言者爲襍著一以殿諸文一以殿有韻者襍文襍著名則取諸古人而義則出之自我偶然有見也

古人之不以文章名而其文章自不腐於世者多